

孤独的旅人

一曲生命的赞歌

一位百岁维吾尔族老人的传奇一生

肖廉◎著

民族出版社



孤独的旅人

肖廉◎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旅人 / 肖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1

ISBN 7-105-07335-7

I.孤... II.肖... III.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8290 号

孤独的旅人

著 者 肖廉

策 划 李有明

责任编辑 黄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印 张 11

字 数 232 千

书 号 ISBN 7-105-07335-7/I·1585(汉 512)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99507; 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目 录

1	消逝的家园	/1
2	漫漫大磧路	/15
3	皈依	/31
4	小荒村外的水磨坊	/43
5	神秘的白衣女郎	/60
6	金夫泪	/83
7	大千世界	/113
8	重返伊甸园	/139
9	秋色宜人	/193
10	异乡人	/205
11	西来的大雁	/232
12	人家的骨肉	/242
13	灵与肉的角逐	/290

1 消逝的家园

他焦急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跌跌撞撞地走向台特马湖，上了他家那只胡杨木挖凿成的独木舟划向湖心。妻子萨阿黛提挺着大肚子在后面拼命追赶，她在水面上轻快地行走着，终于追了上去，也跨上了那条独木舟。小舟悠悠地飘向烟波浩淼的湖心。他万般无奈地望着小舟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水天相接的远方。他想大声喊他们，但他发不出声。他想追赶他们，但是他抬不起腿，走不动路。他用尽全身的力气，终于发出一声嘶哑低沉的声音：喂——他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

“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来这里干什么？”这些问题——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一时找不到答案。他觉得浑身酸痛，仿佛被绳子紧紧地捆绑着，一动也不能动。他努力抬起右臂摸摸自己的脸，那上面满是厚厚的痂。用手指一抠，痂脱落了，下面是个圆圆的小坑。也有些痂抠不掉，很疼。他终于完全醒来了：啊，我是努尔，我得了天花，可我没死，还活着！

可他们娘儿仨都死了！我为什么还活着？我跟他们一起死了有多好？在天堂里我们还可以一起到湖里去打鱼，到湖心小岛上去捉野鸭子，拣水鸟蛋。我应该把两只独木舟用麻绳绑在一起，这样一家四口就都可以坐下了。哦！老天哪！你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孤独地留在世上！不，不，不！求你让我跟他们一起走吧！他努力追忆着刚才梦境中的每一个细节，想重新进入梦中，紧紧地抓住那亲切温馨的一切，但他没有成功。

伤心绝望的眼泪在眼眶中涌动。眼泪使紧紧地粘住眼睛的脓痂变软，他使劲地揉了揉，终于看见了一线光明。阳光针一样刺进了眼内，他赶紧又闭上了眼睛。还好，我没有瞎，我看见了胡杨树枝。

是的，努尔是睡在胡杨林里。他不知道究竟在这里昏睡了几天。他试图完全睁开眼睛，但上下眼皮还是大部分粘在一起。他艰难地坐了起来，感到浑身疼痛。他慢慢地活动着身子，摸索着寻找自己的水葫芦。那里还有些水，他先用手接了一点儿水抹在眼睛上，使脓痂慢慢变软，再慢慢地用手揉，最后终于完全睁开了眼睛。剩下的水他就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他感到精神好多了，但浑身依旧酸痛，于是重新躺了下来。阳光透过胡杨树枝在他脸上轻轻拂动，他只好闭上眼睛，用手继续抠着脸上、手上的痂。但有些还是抠不下来，只好作罢。

他努力回忆着自己是怎么来到这片胡杨林的。是的，这场天花大爆发来势太凶猛了。前些年也爆发过，但是没有死这么多人。那一年很多人得了天花落下了麻子但没有死。若羌县衙门还给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人每人发了五尺红布表示

祝贺呢。可这次是一家一家地死。没得病的家庭也都远走他乡了。哦！都怪我，都怪我呀！要是邻居托乎地家的人得病的时候我们赶紧走也许能逃脱这场灾难。可是我不忍心抛下他们一家。再说，我也舍不得自己的家，舍不得羊群。羊群正在产羔……

努尔家世代居住的那个村庄叫喀拉库逊，在塔里木河流向台特马湖的岸边，他们被世人称作半游牧半渔猎的罗布人。这一年天气刚刚转暖的时候，村里突然爆发了天花。努尔是在他的儿子妻子相继死了以后，亲手把他们埋掉才离开村庄的。那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几个活着的人了。后来死的人已经没有人掩埋，腐尸的臭气从一座座房门紧闭着或敞开着泥屋中散发出来，久久地回荡着，仿佛是那亡灵不肯离去。有些人是死在户外的，他们没来得及把死人抬到墓地，自己就倒下了。他们的皮肤黑紫，脸上手上流着脓。还有很多人是在亲人没死之前就弃家出走的。

努尔本该早一点儿率领全家离开那个死神日夜游荡的村庄。但是，要离开自己祖辈生活的家乡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需要勇气和充分的准备。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两岁多的小儿子开始发烧，三天以后就死了。妻子萨阿黛提哭得死去活来，五岁的大儿子塔西用肮脏的小手给萨阿黛提擦着眼泪说：

“妈妈，你不要难过，弟弟死了还有我呢！你就搂着我睡觉吧，我永远不会离开妈妈！”

萨阿黛提把塔西紧紧地搂在怀里，哭得更伤心了。过了一会儿，萨阿黛提停止了哭泣，把脸贴在塔西的脑门上，脸上现出恐怖的表情说道：“不对！努尔，你摸摸，塔西在发烧！我觉得自己像抱着一团火！”

努尔一把抢过孩子，这孩子身体软绵绵的，就像一块火炭一样倒在自己的怀里。他睁开红红的眼睛，嘴里喃喃道：

“爸爸，你抱紧我，我冷得很！”

努尔用自己的衣襟裹住儿子，紧紧地搂住他，并且把脸贴近他略显潮红的滚烫的脸蛋：“哦，儿子，我惟一的儿子！”

少时，塔西慢慢闭上了眼睛，搂着努尔脖子的小胳膊渐渐松开，像是睡着了。努尔想把他放到炕上。这时孩子突然醒来：“爸爸，你想像对弟弟那样，挖个坑把我埋掉吗？”

努尔赶紧又把孩子抱起来，大声喊道：“不，不，不！”他热泪长流，喃喃自语：“爸爸不会把你埋掉！永远不会！”

夫妻俩放声大哭。因为天花出不来，塔西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皮肤焦黑，嘴唇乌青，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萨阿黛提试图用木勺给他灌些水，但他已经张不开嘴。萨阿黛提就用湿麻布不停地擦拭他的嘴唇和眼睛，希望他能重新睁开眼睛看人，重新张开嘴说话。

在萨阿黛提的不断努力下，塔西终于费力地蠕动了下嘴唇，从喉咙里发出嘶哑微弱的声音：“水！”

夫妇俩欣喜若狂，萨阿黛提急忙用木勺给他灌水。但是水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他已经无力吞咽了，并且再次昏昏睡去。他们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再次熄灭了。

努尔大声哭喊着：“塔西，塔西！”那声音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想紧紧抓住一棵救命的稻草。塔西终于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爸爸。那眼神充满无奈，像是在告别，又像是在说：“我不想死，救救

我！”

努尔心如刀割，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儿子一筹莫展。

塔西的眼睛越睁越大，嘴也微微张开。但眼中的光芒却突然散去，就像两盏被风吹灭的灯。

埋葬了塔西之后，努尔开始动手打馕。他对萨阿黛提说：“我们赶紧走，一天也不能耽搁了。”他要和妻子一起离开这片伤心的土地远走他乡，重新开始生活。他们还年轻，还可以生很多孩子，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就在这时，萨阿黛提开始发烧。

“哦，努尔，我恐怕不行了，不能和你一起走了！你赶快走吧，村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再不走你也走不成了！”

“你胡说什么呀！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撂下自己走呢？那我还算人吗？”

“不！”萨阿黛提拼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喊道：“你救不了我，赶紧走吧！”

努尔想起前几天哥哥临走时也说过这样的话：

“走吧，努尔。逃命吧！你救不了他们。”

那时塔西还活着。但是努尔很坚决，表示决不能撂下孩子不管。生死都要全家人在一起。

“如果你们两口儿能活下来，就顺着车尔臣河一直向西走。路上不要停留，走40天或者50天你就会来到一条大河边。那条大河叫玉龙喀什河，河东南岸住着很多罗布人，所以当地人就管那片土地叫洛浦（罗布）。河西北面就是和田（原为和阗）。”哥哥临走时流着泪对他说。说完，他们一家就骑上毛驴走了。后面跟着的两头驴驮着足够吃一个多月的馕，还有水葫芦以及全部家当——一只乔罐（一种生铁铸造的单耳带流的烧水器具），几只木碗，一把坎土曼和两床

野麻布面里面装着羊毛的被子。

努尔觉得胃里一阵痉挛，他太想吃东西了。于是他坐起来，感到一阵眩晕。忍了一会儿，他开始查点自己的行李：褡裢里还有很多馕，差不多还满着。这就说明他离开家没几天就病倒了。那只乔罐还在，两个水葫芦却已经完全空了。

他从褡裢里掏出一个馕，这是那种玉米面做成的很厚的馕。他试着把它掰开，但是没有成功，馕硬得跟石头一样。他不得不用牙咬。坚硬的馕硌得牙齿生疼，好不容易才咬下一小块来。

努尔一边吃着馕一边想：现在我该怎么办？活下去还是想办法结束生命？他下意識地向四周寻找，看看有没有歪脖子树。只需把一根绳套挂在树枝上，再把脖子往里一伸，一切就结束了。死其实很简单。是的，很简单。现在是早春，胡杨树光秃秃的还没有长叶子。它们的枝干长得奇形怪状，一棵棵都好像饱经沧桑，一副很痛苦的样子。难道说胡杨树也闹瘟疫吗？听说它们很坚强，很长寿，可以活一千年。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它们干吗要活这么久呢？活着不也是受罪吗？它们得年复一年地忍受风沙吹打。到了春天，刚发出的嫩叶会被毛毛虫吃个精光，然后耐心地等待着毛毛虫变成蛹，再顽强地第二次发芽。你看看，他们哪棵不是受苦受罪的样子？

可是我活了……活了……我有多大岁数了？25岁，也许30岁？母亲只说我是野麻开花的时候生的。可是野麻年年开花，究竟是哪一年呢？谁知道？这有什么要紧的？反正我还很年轻。如果萨阿黛提还活着，我们还可以生一大堆孩子，



十个,或者更多。可是她死了!她死的时候浑身皮肤黑紫,像一块烧焦了的烤肉。他亲手把她的尸体洗干净,用柔软的新麻布裹好,然后用双手托起她的尸体去掩埋。她的身体很轻,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她托起来了。村里已经找不到人帮忙了,他只好自己挖坑,自己把她埋掉。就像他埋葬自己的两个儿子一样。

埋完以后,他在坟边插了一根很大的红柳枝。他希望红柳枝能活下来,能永远陪伴着萨阿黛提和孩子们。再说,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总得留个标记。他长久地跪坐在坟边哭泣着,诉说着:哦,萨阿黛提,萨阿黛提,你要好好照看孩子们。我要出远门了!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回来看你们的,我发誓!我的心,我的根,都和你们埋在一起了。

努尔伤心地回想着这一切,泪水再一次溢满他的眼眶。她死了;我的两个宝贝儿子也死了,家园变成一片废墟。那片美丽丰饶的土地和那里活生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努尔向四周望去,这地方是如此的陌生。除了胡杨之外还有红柳、索索柴、铃铛刺、麻黄、干草,也有零零星星的野麻;但是不见一眼望不到边的野麻田,也不见滚滚奔流的塔里木河和它的尾间台特马湖,更不见一个人影,这里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人迹。他觉得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害天花死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一阵恐怖重重地袭来,他觉得脊梁骨冒着凉气,浑身颤抖。哦,可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我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活在这个世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为谁活着?一个人怎么活着?

干饕变得越来越难于咀嚼下咽。他想喝水,必须马上找到水才能活下去。但他不想活下去,所以拒绝起来去找水。

他不想采取任何手段继续活下去。然而，死亡并不是一种容易达到的目的，不是你一想立刻就能死。你既然还活着就得想，这由不得你。努尔此时想的跟死亡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他想：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萨阿黛提那么漂亮的女人了！我娶她的时候她有多大？12岁或者是11岁，反正结婚两年后她才来月经。刚结婚时她是那么胆小害羞，用手一碰，她就浑身发抖，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她的身材瘦长，深陷的眼窝里两只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像两潭深邃的湖水。长长的黑发梳成很多条辫子。

“别害怕，小姑娘。我不会吃掉你。”

然后她的大眼睛便向他那么一膘，嘴角边现出一丝微笑，像小兔子一样飞快地跑掉了。有时他会追上她，抓住她，把她搂在怀里抚摸她，吻她，这时她就会满脸通红，挣扎着，发出激动的快乐的尖叫声。这叫声是如此的动人心魄，让人热血沸腾。哦，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他们在大自然赋予他们的无比广阔的天地里劳作：捕鱼、打猎、捉野鸭或者是拣野鸭蛋、割野麻。他和萨阿黛提有时在盛开着粉红色铃铛状花朵的野麻地里或生长着红柳、芦苇和甘草的沙滩上做爱，萨阿黛提会发出快乐的尖叫声。他们像一对幸福的白天鹅，没有人会来惊扰或干涉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哦，萨阿黛提，萨阿黛提，你是老天爷最经典的杰作；你是我生命中最绚丽的光芒。何时再见到你灿烂的笑容，听到你快乐的尖叫声？

后来萨阿黛提生了孩子，胖了一些，也白了一些。这才真正像个女人，一个丰满的，肌肤光滑圆润的小女人。这时候她笑起来会发出金属般的格格的声音；她不再那么害羞，有时还会主动挑逗、爱抚努尔，喃喃地不停地颤声呼唤：



“爸爸，爸爸，爸爸……”这声音同样动人心魄，让人热血沸腾。哦，萨阿黛提，萨阿黛提，何时才能听到你的声声呼唤和银铃般的笑声！

“爸爸，爸爸！”四岁的大儿子塔西衣襟里兜着几个水鸟蛋得意洋洋地跑来：“看，这是我自己找到的。”

“哦，宝贝儿，你真能干！”是的，每到春季，成千上万只各种水鸟都会云集到台特马湖来，天鹅、大雁、鸳鸯、雁鸥、野鸭……什么都有，最多的是野鸭。它们在岸边和湖心小岛上谈情说爱，建立家庭，生儿育女。这时候，努尔就会划着独木舟带着儿子去捡野鸭蛋。他们在湖心小岛上的红柳、芦苇丛中仔细寻觅着，惊飞了那些抱窝的鸭妈妈、鸭爸爸，当然也就暴露了它们隐蔽得很好的窝。每找到一窝蛋，儿子都会欢呼雀跃，立刻跑过去数一数：

“爸爸，你看，一共有十个呢！”说完，他就伸出小手去拿。

“慢着，儿子，你不能把它们都拿走，那样明年就没有野鸭子了。”他耐心地教导儿子：“只能拿刚下的新鲜蛋。”

“怎么知道哪个是新鲜蛋呢？”

“把它们拿到浅水滩去试一试就知道了，看见了吗？这些沉到水底的是新鲜蛋，把它们放到筐里去；这些漂在水面的是已经孵化了的，过几天小鸭就出来了。快，把它们还送回窝里去。”塔西听话地照办了。

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每年他们都要拣许多野鸭蛋，捉很多只野鸭。吃不完的野鸭就在沙滩上晒干，然后集中起来用麻绳捆住它们的脖子，留作冬天吃。

这片四周被沙漠包围的湿地上生存着的人群是没有货

币的，他们很少与外界往来。偶尔有从和田来的商人驮着大布到敦煌去换丝绸或小米从这里经过，他们可以用晾干的野鸭或干鱼和商人们换一些小米。野鸭、干鱼和野麻是重要的货币，可以用它们来交换你所需要的其他东西。

萨阿黛提的聘礼就是十捆野鸭和二十捆野麻。野麻是用来织布做衣服的。罗布人也耕种小片的土地，不过因为土壤盐渍化程度很高，收成有限。他们不种棉花，穿的衣服是野麻布做成的。把野麻在水塘里泡上一些日子，剥下麻皮，再用棍子捶打，麻皮就变成柔软的纤维了。然后用纺车纺成线织成布，用红柳枝削成的针做成衣服，冬天里面絮上羊毛，也挺暖和的。

塔里木河被称作脱缰野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它是由发源于莽莽昆仑和巍巍天山的和田河、叶尔羌河、阿克苏河汇合而成的。它勇敢地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拦腰劈成两半，然后继续向东流。它想与发源于东天山的、自己心仪已久的情人孔雀河结婚，然后夫妻双双进入它们的洞房——罗布泊。但是，风沙出于嫉妒，在塔里木河进入尉犁县境内以后，就在它前进的路上用沙包、沙梁设置障碍，不断进行围追堵截。

塔里木河左冲右突，与沙漠顽强奋战，结果它被分解成若干个支流。有的年份能有一些支流与孔雀河汇合流入罗布泊；大部分支流不得不调头南下，与西来的车尔臣河（且末河）汇合共同流入台特马湖。所以，尉犁县南境和若羌县的北境河流密布、河网紊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姆塔格沙漠之间形成了一条绿色走廊，想从尉犁县城通过绿色走廊到达若羌县城要过许多条河流，其实这些都是塔里木河的支流，这一带被称为十八道桥子。

十八道桥子和它们的尾间台特马湖构成了一片广袤的草木繁茂的湿地，这就是罗布，这就是我们这故事的主人公消逝的家园。

大自然给罗布人准备了丰富的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当成群的水鸟从遥远的南方飞来的时候，也正是野麻开花的季节。成群的马鹿、黄羊就会在一望无际的野麻地里生下它们的儿女。出生不久的小鹿或小羊跑得很慢，抓住它们不用怎么费力。抱回家喂上几个月，那肉又鲜又嫩。不是每户罗布人家都有铁锅，谁家如果有口铁锅他是不愁没有邻居的。托乎地家从很远的地方搬来就是因为努尔家有口铁锅，煮肉汤的时候他们可以来借。

努尔家的这口铁锅是娶萨阿黛提那年买的。

那一年的冬天，一个叫艾尔德克的人领着几个外地人来到他们这里。其中一个穿着厚厚的长大衣、带着尖尖帽、留着小胡子的外国人叫海淀。他要雇人和牲畜跟他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挖宝，还说谁要是找到宝物就给谁奖励。努尔虽然不知道他要找的究竟是什么宝物，但还是跟他们一起去了。

他们在沙漠里走了20多天，就来到一片很大的废墟旁。那片废墟是艾尔德克发现的。有一天他发现斧头丢了，就回去找，结果迷了路，走进了一片废墟。回来他把经过告诉了海淀，海淀非常兴奋，第二天他就叫艾尔德克领路走到了那片废墟。那里到处是断垣残壁，粗大的房屋梁柱横七竖八地倒在起伏不平的沙地上。海淀叫他们一间房一间房地去挖掘寻找。

努尔找到了几块上面写着字的木片和纸片，努尔不认识字，他不知道那上面写着什么，当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文

字。他不明白那些玩意儿有什么用,但他还是把它们交给了海定。海定仔细地看了那些木片和纸片后显得异常高兴,讲了一些努尔听不懂的话。只听他反复地大喊:

“楼兰,楼兰!”

楼兰,这地名努尔听爷爷说过。爷爷说听他的爷爷说过,他们的祖先就生活在楼兰。后来他们的国王娶了个汉族媳妇,说是怕北方什么匈奴人欺负,就率领他们南迁到现在的若羌一带。国王住在那座城市的王宫里,他们就在附近放牧、打猎,耕种小片的土地。不过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高兴之余,海定就给了努尔很多钱。那是几块银元和一些长着绿锈的铜钱,用麻绳穿着,很沉很沉。这些外国人真是不可思议,那些木片儿纸片儿有什么用?怎么值那么多钱呢?真傻,这些外国人真傻!

后来努尔就用这些钱在县城买了一口铁锅和一些漂亮的绸子,准备娶媳妇用。他想,我一定要找个最漂亮的姑娘作媳妇,不然怎么配穿这么漂亮的绸子呢?

从他们的村子到县城要骑毛驴走三天。他们村有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进过县城。

因为好多人家没有铁锅,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肉是烤着吃的。把肉切成小块儿沾上盐水用红柳枝串起来在火上烤熟。盐是从戈壁滩上挖来的,那里边混合着碱和硝,很苦。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罗布人世世代代都吃这种盐,罗布泊最不缺的就是盐,亿万年也吃不完。不过鹿肉或黄羊肉并不是天天可以吃到的,平常吃的最多的还是鱼和自家养的羊肉,吃鱼的时候把鱼破成两半用红柳枝串起来烤着吃。

冬季捕鱼最有意思了,你只需在冰面凿一个洞,鱼会自己往上跳。努尔当然不知道,那是因为冰面下的水中缺氧。



再不然，在河的上游凿个洞，下游也凿个洞，下游的洞里张上网，上游的洞里装进一根大木头，冰面下的鱼被木头撞得晕头转向，就全落在下游的网里了。

努尔嘴里嚼着干馕回想着逝去的一切，脸上的表情时而是甜蜜的，时而是酸楚的。哦，老天，你给了我们丰富的食物，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却为何又降下瘟疫，把我们赶尽杀绝！哦，我的故乡，我的家园！何时我能再投入你的怀抱！

他太想喝水了，每一个细胞都在喊着渴，渴，渴！他想，如果附近能找到水，我就活下去；如果找不到水，那就是想活也活不成。于是，他艰难地站起来，心里想，车尔臣河应该在这片胡杨林的北面，但是，谁知道还有没有水呢？现在春洪还没有下来，河恐怕早已经干了。也许深的地方还有些水坑，他想着踉跄着向北走去。

没走多远就看见了一段干河床，河床底部的沙土难看地裂开了口子，仿佛是在哭泣。完了！他心想，活不成了！他在岸边坐下来，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过了一会儿，他又本能地站了起来，顺着河床向上游走去。走得筋疲力尽，也没有找到水，他不得不再次坐下来。突然他想起来：我的毛驴呢？被别人牵走了，还是在什么地方吃草？这么大的地方到哪儿去找？

他漫无目的的在林子里转了半天，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顺着自己的脚印儿重新回到刚才他躺着的地方。他意外地发现，两头毛驴正在吃他装在褡裢里的馕。原来他刚才吃完馕没有把口封住。他没有责骂毛驴，而是惊喜地抱住了毛驴的脖子。他想，既然毛驴还活着，说明附近一定有水。不知